

我們一起的 樂與怒

袁若光

Y. K. Patrick Yuen 著

青蔥歲月的追尋
也許充滿期

也許只求一份自在
五個年輕人偶然的組合
走上樂與怒的音樂歷程

是本於初心的赤誠
還是激情的衝動
是尋找自我
還是無端的反叛

拒絕冷卻的友情和熱血
惘然莫名的愛慕並憐惜

在成長路上留下
難忘的樂與怒

我們一起的
樂與怒

袁若光

Y. K. Patrick Yuen 著



✧ 目錄

序曲：管風琴	4
最後的開學日	6
旺角的 Band 房	12
琴行偶遇	20
傑的煩惱	26
在上海街的等候	33
鞋帽部的顧客	37
危險的決定	45
課室的小息時間	56
數不完的擔憂	60
Uncle Benny 和他的樂室	65
夏夜船河	72
樂韻背後的暗湧	88
電話簿上的節奏	93
「我閉上眼睛也比他勁」	96
紫色滾石	101

廟街的音樂世界	105
變奏 Jam 歌	114
尋找失落的琴音	124
龍翔道上的呼嘯時刻	129
禮服之夜	135
貨倉裡的 VIP 人客	152
微笑的女士	158
樂與怒風雨路	163
天台上的臨界點	169
無奈承諾	189
賽前練習	196
貝麗的家	216
客串演出	228
告別·音樂節	237
休止符	255



⚡ 序曲：管風琴



小聖堂的管風琴奏出柔和而莊嚴的樂韻，悠揚琴音在哥德式建築的肋狀拱頂流連不去，身穿紫色祭衣的神父和披上白袍的聖詠團成員已經就位。

方俊明嘗試讓心情沉澱安靜，但空氣中的莫扎特安魂曲不斷牽動他的思緒。他想像有位神情肅穆而專注的司琴隱身於禮堂上面的琴座，雙手在琴鍵上靈巧舞動，讓花絮般的音符從空中飄灑降下。有一刻，他覺得這琴音似曾相識，一位他不能忘記的琴手和她的音樂也是那樣的清麗，但他很快告訴自己多麼的不可能再與她相聚。

他進門時，接過印有儀式項目的程序表，在禮堂中段一行空的長椅坐下。前面兩行坐了老人的家屬親友，其中有幾位本地樂壇名人，他們今天衣飾黑淨，有別於面對觀眾時的彩裝繽紛。

聖詠團打開手持的歌譜，管風琴彈出詩篇前奏。

大門掩上之際，匆匆閃進幾張俊明久別，但仍然熟悉的面孔，輕步走過來，到他旁邊坐下。

「禮拜是不是開始了？」目仔轉頭問身邊的彼得。

「差不多。這是天主教儀式，叫彌撒。」彼得一身黑色稱身西裝，雪白襯衫領口敞開，臉龐比以前豐滿了些。他低聲提醒目仔：「還有，你說話輕一點，最好保持安靜。」

「明白。」目仔仍然是老樣子：黑色T襖和黑色牛仔褲。不同的是胸口位置沒有任何古怪的圖樣，頭髮剪了個陸軍裝，記憶中白淨的圓臉變得褐色而清瘦。

傑一如往日地沉靜，黑色襯衫結純黑的細條領帶，這是俊明第一次看見他打領帶。他凝望祭壇前靈柩上一位老人的照片，似乎感覺不到旁人存在。

外面一群雀鳥霍地吱喳飛過，在朝陽斜照的彩色玻璃窗遺留一閃即逝的投影。

俊明、傑、彼得和目仔今天一早來到，向一位曾經善待他們這群年輕人的長者告別。他們幾年前剛踏進十八歲，在青春年華正盛的時候走在一起，柴娃娃地湊齊組成樂隊，得到了這位老人家的扶助，達成了他們的一個心願，也走過了一段銘心難忘的成長路。

原本五個人的組合，今天唯一欠缺的成員是珍妮。

俊明不知道自己期待了多久，再有一次機會面對她，披露他久藏心裡的話。

然而他知道世事能夠如願的實在不多，今天或也不例外。

小聖堂莊嚴儀式進行的時刻，俊明想趁此放下雜念，滌淨心神祝禱，但腦海卻禁不住浮現一段段難忘的回憶。



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個秋天，暑假剛結束，方俊明完成了中學會考，告別念了五年的中學，來到一所陌生的學校念中六預科。儘管明白只是一種「別人考，他也考」，很渺茫的奢望，他心裡仍不免懷著僅有丁點兒機會考進大學的想法。無論結果怎麼樣，十多年跑跑跳跳，把煩惱拋諸腦後的校園歲月，也會隨之而結束。

大家穿著夏天的白恤衫長褲校服，或是白色連身衣裙，肩上掛著不外那幾種傳統款式的書包，在值班老師的檢視下走進校門。今天的開學日如以往千篇一律，一排排穿著統一款式校服的學生，晨光下在操場列隊聽校長冗長的訓話。

這場面意外地讓他感到有點不捨，因為他相信這會是自己參加的最後一次開學禮。

整個暑假沒有呆坐聽課，好不容易捱過了早上連續幾節的數學和英文堂，俊明趁小息的時候走出門口透透氣，再回到座位看報攤新買的雜誌。課室裡的人差不多走光了，不是在走廊蹣跚，便是衝到樓下小賣部弄點汽水或魚蛋一類的小食。

「你在看什麼？」俊明身後傳來陌生的聲音，語氣堅實而爽快。

「雜誌。」俊明半轉過頭回答。這是他第一次在這間陌生的學校跟人交談。

男同學瘦削的臉上架副圓框金絲眼鏡，膚色接近蒼白，長直的瀏海遮蓋了前額，垂在耳邊的髮鬢末梢帶些耀眼的金黃。

「你彈結他嗎？」他指指俊明手上的「結他雜誌」。

「我有彈結他。」俊明回答。

「你喜歡彈結他嗎？」

「喜歡。」俊明照實回答。

「你喜歡音樂嗎？」這是個簡單的問題，只是他的問法又似有點怪。

「當然。」

「為什麼喜歡？」又一個怪問題。

「就是喜歡，沒有什麼原因。」俊明仍然照實回答。

「是嗎？那太好了。」他在俊明身旁的位子坐下，臉上露出微弱的笑容，一陣淡淡的煙草味道飄過來。

俊明原本以為這位同學是不懂得笑的人。

三天前也是開學的第一天，如果不是訓導主任進來訓話，俊明不會留意課室角落有個男孩，留著半邊染成金黃色的頭髮。他坐在最後一行靠牆的位子，兩唇緊閉神情傲然，看似是不想說話，也不歡迎打擾的那種人。

「你們都是中六預科學生，明年就要考四年制大學的入學試，不是小孩子了。」頭髮半禿的訓導主任一臉嚴肅，向全班近三十個男女生說話，但視線卻總回到坐在課室一角的男學生身上。

「你們接近一半是轉來本校的新生，可能有人以為這裡可以比其他學校輕鬆些、隨便一些。」他說：「我現在告訴你們，這想法絕對錯誤。」

大家靜靜坐著沒有什麼反應，但有些人暗地交換「麻煩來了」的眼色。

「我們的校規要求品學兼優，除了書讀得好，也重視同學的品德儀容，首要是校服整齊，女同學校服裙的長度，還有男同學的頭髮，都有一定的準則。樓下大堂壁報板貼了相關的通告，圖文並茂，你們要仔細看，不要再說有什麼不清晰的地方。」

主任頓了頓，眼神注視班房的角落：「好像這位同學，就應該特別留意校規。」

「時下講新潮，」主任說：「新潮不是什麼都不好，不過外表標奇立異，好像頭髮五顏六色好像『金毛』那樣，就並不可取了。」

課室裡響起幾陣笑聲，隨即回復安靜。眾人隨著主任的視線看過去，目光落在半邊頭髮染成金黃色的男同學身上。

這名「金毛」男孩臉上沒有顯示任何反應，兩眼凝望前方，好像毫不在意別人的注視，但他露出頭髮外的耳朵漲紅，與他蒼白的面頰成為明顯對比。

「違反校規，訓導處會處分、記過，絕不縱容。」

金毛男同學視線不改，空洞的表情像什麼也看不到，沒有話。

「你的髮型是不是不合校規呢，」訓導主任正色說：「這位同學？」

「金毛」低頭看著空無一物的桌面，仍然沒有話，但他的身體似乎在微微的顫動著，而且隱若地有一股節奏在他身上散發著。

「這位同學，我在跟你講話，你是不是應該回應一下呢？」主任努力保持和藹的微笑，但眼神不復剛才般柔和。

「金毛」抬起頭冷然看著主任，像過了許久，他才慢慢的吐出一句：「你想我說什麼？」

一陣僵持的沉默之後，主任收起了笑容，目光轉而掃視班房裡每個人。許多人縱使仍坐在椅上不動，身子卻好像忽然矮下去一截。

「這位同學叫什麼名字？」主任語調嚴肅，透出一種令人震懾的味道。

「你前面的座位表有我的姓名，剛才我寫得很清楚。」金毛同學爽快回答。

主任兩手按著講台，提起音調鄭重地說：「大家聽清楚：屢勸不改，只有踢出校的結局。」

金毛同學只是看著前方，沒有表情。

課室的時間像停頓下來，有人低頭看自己放在桌面下的雙手，數著緩慢流過的每一秒鐘。

下課鈴聲響起，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主任踏出課室前留下一句：「你們如果想好好留下讀書，考明年的大學入學試，記住要好自為之。」

站在門外的班主任 Miss 張走進來，她臉上帶著和藹的微笑，像在安撫一群受驚的小動物。

「大家聽清楚訓導主任的話了嗎？」她的語調輕柔，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似的：「兩個學期很快便會過去，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你們專心讀書就好。」

她沒多說幾句話，便同樣輕鬆地宣佈下課。

坐在課室的人紛紛抒了口長氣，跟著是喁喁低聲的議論。從幼稚園、小學到中學，十多年下來，許多人已經懂得在課室裡不管怎樣難受，忍耐一下便熬過去，出了學校大門也就沒事了。

不知道是否訓導主任幾天前的話發揮了作用，眼前這位金毛同學卻是形象一新，本來長度掩蓋襯衫衣領的頭髮，已修剪到合乎標準的尺寸，原本染了金色的髮尾部分也剪掉了，但腦後一些髮腳仍遺留些許半黃不黑的零碎斑駁。

「我也玩結他，但更愛打鼓。」「金毛」同學送來另一個問題：「你喜歡打鼓嗎？」

「我不懂打鼓。」俊明答。

他猶豫了一會，問道：「你有想過夾 Band 嗎？」

「怎樣夾 Band？」俊明有點好奇。

「就是幾個人玩不同的樂器，一起合作玩奏歌曲那種。」他說。

俊明曾經在電視上看到叫做「青年節目」的演出，像許冠傑和他的蓮花樂隊，泰迪羅賓和叫做花花公子的隊友等等，四或五個年輕人在台上彈結他、打鼓，唱的都是英文歌。有些演出的樂隊一頭電得鬆卷的長髮，穿上顏色明亮的緊身衣和喇叭褲，跳跳蹦蹦充滿活力的樣子，跟隨歐美潮流很時髦的打扮，被不少年輕人當成新潮青年的榜樣。

「未試過，不知道怎麼回事。」俊明搖頭，其實這也是盤踞在他心裡很久的一個問題。

「這世界許多事物我們都未見識過。」傑看著俊明，輕吸了一口氣：「挺好玩的，你有興趣試試嗎？」

以俊明的理解，一般人對玩所謂流行音樂的樂隊印象並不怎樣好，常叫趕時髦的年輕人做「飛仔」或「飛女」，做父母的更是諸多批評，總叫子女不要效法那些長頭髮，衣著新潮的行徑。

奇怪的是，這類被叫做「樂與怒」的搖滾音樂，對俊明卻有種說不出的吸引力。

「試一試也可以。」這答案俊明不用想多久。

「好，就這樣講定了！」他伸手和俊明大力握了一下：「我是何志傑，叫我阿傑或 Jack 都可以。你呢？」

「方俊明，別人都叫我俊明。」

「我問過許多人，今天終於找到你了。」傑臉上露出一派安慰的笑容。



傑約見面的茶餐廳在旺角，座落彌敦道往北走幾條街的一個角落，附近是一排不到十層高的舊式樓宇。茶餐廳旁是修理汽車的店鋪，玻璃門一打開陣陣汽油味道飄來，把俊明面前的熱檸檬茶芬香完全蓋過。

俊明剛滿十八歲，叫做「成了年」的青年，學校成績過得去，攀過了中五會考的分水嶺，講不出特長是否包括背書考試，也不知道明年今天他會在幹什麼，不過倒很肯定自己喜歡打球、看不包括課本的各式書刊，還有喜歡音樂，特別是節奏強勁的英文流行曲。有人叫這類音樂做「樂與怒」，也有叫搖滾樂，雜誌上不同作家還為應該叫什麼而寫文章爭論一番。對俊明而言其實沒有所謂，音樂就是音樂，怎樣叫都成。

這時的香港，看到和聽到的多是稱做「大戲」的傳統粵曲，到處可以聽到收音機播放很久才唱完的曲目，許多拍成古裝的戲曲電影，不然就是粵語流行曲，或拍成時裝的粵語片。

有機會玩不同的歌曲這念頭好像很吸引，俊明念初中時以校園民歌開始，抱著木結他自彈自唱了好幾年，開始有點兒沉悶。

幾個人走在一起玩音樂唱歌不是很好嗎？應該壞不到那裡去，他想。

「不好意思，遲了出門，街上擠滿了人。」傑神色匆忙踏進茶餐廳，額角吊著幾點光亮的汗珠。

他說住在油麻地，走路來這裡也挺遠的。

「我們上去吧。」傑一坐下便說。俊明結了賬，隨他走進旁邊一幢商業和住家都有的樓宇，狹窄的電梯頂多擠進五、六個人，要用手關門拉上欄柵才能開動，以極緩慢的速度爬上三樓。

電梯門外是窄巷似的走廊，有道打開了的玻璃大門，旁邊水泥地上放個小檀木神位，蠟燭形狀的紅燈發出昏暗光亮。這層樓看來已打通成一個大單位，面對大門的櫃台旁有條通道，連接三到四個門上裝了小窗戶的房間，傳出陣陣朦朧的音樂聲浪。

傑好像和櫃台的年輕女孩挺熟，兩人寒暄幾句，她帶頭走向通道盡頭一道有小圓窗戶的木門。

「剩下這間 Band 房了，一個鐘頭後交房。」

女孩兩唇塗了鮮艷口紅，一對銀色大圓耳環在鬢邊搖晃，時尚的黃色迷你裙配上低放的粗身橙腰帶，及腰的長髮像個舞蹈員般隨輕快步伐擺動。

「你們有人先來了，所以十分鐘前已開始算時間，明白嗎？」她邊咬著口香糖邊說。

「明白。」傑的口吻像聽完訓話的學生：「有沒有別的事情？」

「沒有。」她白了傑一眼，突然又轉回頭，說：「不，還有一件事要先告訴你們。」

「電子琴有點故障，今天不能用。」她指指房間。

「這樣子租金有多少折扣？」傑的問題帶點調皮。

「你懂得玩 Keyboard 嗎？」長髮女孩突然轉身瞪眼看著俊明，她額前瀏海下一對大眼睛眨了眨，深藍眼蓋膏上面亮光光的金粉在閃動。

「我不……」俊明有點兒措手不及，一時說不出話。

「他暫時未知玩什麼樂器，不一定是 Keyboard。」傑打圓場。

「我記得你之前來次次都打鼓，你不會用電子琴，對吧？」

她對傑的語氣像截查路人的警察。

「這點你說得不錯……」傑說。

「反正你們用不著，租金沒得減，要不要？有人排隊等著租呢。」她轉身走向櫃台。

「要，不過有點兒……」傑沒好氣說。

「算了，做男人不要太計較，」她看了看腕上的大圓手錶，說：「剛才你們人未齊，讓你們多玩十分鐘吧！OK？」

「好吧。」傑說。

「那還不快點開始？你的 Band 友在等呢！」她低著頭在紀錄簿子上寫東西。

推開 Band 房厚厚的木門，湧出一陣尖銳刺耳的電結他聲浪。

肩上掛著個電結他的男孩身材健碩，方方的臉戴個黑色膠框眼鏡，微笑向俊明伸手，大力握了一下：「我是彼得，歡迎。」

「他是俊明，我們的新隊員。」傑補充一句：「如果他加入的話。」

「試試看，你一定會鍾意的。」彼得坐回原位，手指飛快地在指板上舞動，像一秒鐘也不想浪費。

這 Band 房其實不大，不到一百平方英尺，四周堆放了大大小小的擴音喇叭，標著 Marshall、Fender、Music Man 等牌子，像在電視台的音樂節目見過類似的裝置，兩支在支架上的麥克風隨

意擺放在一角。房間一邊的小平台佔了房間約一半空間，上面放了一套爵士鼓，豎立的低音大鼓上面印有 TAMA 的品牌標誌。靠牆兩邊天花板各裝上幾支小小聚光燈，雖然其中兩支沒有亮，但依然把靠牆的部分照亮得像個小舞台。

傑跳上爵士鼓中央坐好，連續蹬了幾腳又大又圓的低音鼓，抽出背包裡的一對鼓棍，打出一列輕快的節奏，整個人隨著鼓聲節拍擺動，活像一隻從旱地跳進池塘裡的青蛙。

大家協議彼得做主音結他，因為他玩電結他比較純熟，傑是鼓手，俊明彈低音結他。

俊明想到一個問題：他從來未玩過低音結他。他今天頭一次把又大又長的 Bass 掛在身上，實在不知如何入手。電結他接上巨型擴音的喇叭，巨大的聲浪可以把人震倒，開始時不容易適應。幸好彼得去年跟朋友的樂隊跑了一個暑假，試過玩低音結他，學會幾下似模似樣的基本功夫，臨時給俊明上了初級班的一課。

俊明先粗淺地硬記低音結他幾個段落的簡單組合，邊玩邊學湊合了一、兩段，嘗試配合結他和鼓合奏。

「你平日彈木結他共有六條弦，低音結他只有上面那四條，由六條減少到四條，玩起來不是更省事嗎？你執到便宜了。」彼得揚揚眉毛說。

俊明插上連接擴音喇叭的電線，嘗試剛才彼得教的幾下基本彈奏方法，大家隨意零碎地夾了幾段，錯了停下來便再試一遍，反正他們不介意「炒粉」，俊明很快便感覺自己成為這團伙的一

員，然而心裡那份緊張和興奮，加上震撼的音浪不斷地衝擊，他前額、胸口以致手心都滿是汗珠。

俊明想凡事都有第一次，就當是試新玩意便是了。

每次中斷停下，傑只是嘴角泛起淡淡的微笑，像什麼也沒有發生，看不見不耐煩的神色，說句「再來一次吧！」，大家便由頭再夾起。

之後兩個星期，傑提出玩一些從不同樂曲抽出來的短章節，讓大家逐步合拍。當然最不熟習的是俊明，但他很快也適應下來。開始夾的第一首歌，是英國重金屬搖滾樂隊 Deep Purple 的 *The Gypsy*，節奏和難度並不太難應付，跟著是嘗試另一首 *Smoke on the Water*。傑借了一盤卡式錄音帶和寫上和弦的紙張給俊明，叫他先聽熟包括這一首的幾隻歌，花了他好幾個晚上。他們用簡化了的版本，先是彼得的主音結他開頭，幾段之後加入鼓，俊明的低音結再合成一起，似乎不很難便夾成，中間一段彼得的電結他 Solo 有板有眼，聽起來勉強像個樣子。

「幾乎每隊 Band 仔都會玩這一首，去夾 Band 的地方都會聽見。」彼得說。

「這是第一首練的歌嗎？」俊明問。

「不一定，很多人開齋的是另一首叫 *It Never Rains* 的歌，不過我們沒有鍵琴，如果有會好玩些！」傑說。

很快另一個問題來了：誰來主唱？傑和彼得第一句就說不唱歌，傑說他英文不好，當時搖滾音樂都是「來路」的英文歌，不懂歌詞也就唱不來。

俊明幾次下來嘗試充當主唱，但發現邊玩樂器邊唱歌有難度。

「你念官立中學名校，會考英文拿的都是 A 級，你來主唱最好了。」傑把球踢給彼得。

「我唱歌走音，參加校際音樂節合唱也不夠資格，要主音獨唱絕對不行。」彼得說。

「你剛才唱了幾句音色很不錯，聽不見有哪裡走音，你來主唱、我們伴唱不很好嗎？」俊明說。彼得剛才對麥克風自彈自唱好一會，還閉上了眼頗陶醉的樣子。

「不唱、不唱，在這裡唱幾句無所謂，我只有洗澡的時候才會把一首歌唱完。」彼得說：「去年音樂節練習剛開始，學校的 Miss 便把我趕下台，說我走音又難聽，同學都在笑。我決定永遠不會在台上唱歌。」

他抽出在撥弦的右手連忙搖動，好像很堅決，嘴裡咕噥著「不唱、不唱」。

「彼得彈主音結他，是樂曲的骨幹，又要主唱怕他兼顧不了。」傑對俊明說：「只能靠你了。」

似乎再推卻也不會有結果，俊明平日一個人捧著木結他自彈自唱，幾年下來也習慣了。負責主唱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不好聽頂多讓人笑話。其實他認為喜歡音樂的人總不會討厭唱歌，他們不想主唱的原因有許多，害羞相信是其中之一。

房間的木門霍地打開，櫃台的長髮女孩叉腰站在門口，身後站了一堆人，其中幾個高大長髮的男孩，有人背個電結他，把出口堵住了。

「過鐘了，玩完了嗎？」她兩手在口邊成小喇叭大聲叫喊著，把俊明他們從沉醉在合奏的樂曲中喚醒。

俊明放下手上的樂器，三個人走出房門時和這組人面對面擦身而過。這裡有男有女，年紀和他們差不多，在幽暗燈光下看不清樣子，大概都是染了紫紅、金黃或咖啡顏色的鬆鬆長髮，穿著緊身喇叭褲，身上散發出陣陣不同的香煙味道，女孩穿窄短的迷你裙，還有濃濃的化妝品香味。

「玩到不知道停，又不是好聽，早點收檔算了！」俊明身後有人說，跟著是一陣爆笑。

「大威，你的主音結他比他們的勁多了。」一個剪陸軍裝的男孩對坐在外面沙發的長髮青年大聲說。

「你懂什麼主音不主音？不要亂講。」長髮青年收起手上的電結他，站起來朝彼得和傑點頭，算是打了招呼。

彼得微微點頭，回應也是冷冷的：「又見到你了。」

「你們練得挺認真呢，在這裡老是碰上你。」叫大威的青年說。他一頭電得卷曲的長髮披在肩上，穿件短袖白色T恤，露出雙臂健壯的肌肉。

「彼此彼此吧。」彼得回了一句。

大威拋下一個怪怪的冷笑，跟著他的大伙人踏進 Band 房。

「不要理別人，這裡的人就是這樣。」傑的話像在安撫俊明：「很快你會習慣。」

「Band 仔互相較量的心很重，老是想著要『撼 Band』，把別人比下去。」他說：「我們玩好自己的音樂就成。」

俊明還未從澎湃聲浪的震撼完全恢復過來，仍然感到身體在發抖，腦子填滿一堆堆音符，不知道怎樣回應。

「跟人『撼』沒所謂，最要緊是誰的音樂玩得棒，至於說得天花亂墜又怎樣，沒意思。」彼得說。

傑把 Band 房租金交給長髮女孩，她把鈔票塞進櫃台的抽屜。

「你是新加入的吧？我是貝麗，你叫什麼名字？」她問俊明。

他如實報上自己的名字。

「我們這裡是全九龍最便宜的 Band 房，歡迎下次再來。」她說完便低下頭細數抽屜裡的鈔票。



旺角這間小琴行門面並不起眼，向亞皆老街的大櫺窗只孤零零地豎著兩支棕黃的木結他，要細看才知道是出名的泰雷加古典結他。櫺窗後是一排幾間的練琴室，幾扇緊閉的木門蓋上了毛茸茸的隔音材料，隱約傳出不同樂器的回音。俊明在最小的一間裡面，埋首練習古典結他的練習曲。要掌握樂譜上的音符，他自覺還有太長的路要走，而上次在 Band 房裡和傑一起玩過的重金屬搖滾樂，卻對他有無法比擬的吸引力。

木門輕輕打開，是結他導師宏基。他兩手交叉在胸前，說：「怎樣了？這一首會容易些嗎？」

俊明搖搖頭。

「這裡大多數人埋首學鋼琴或提琴，一級一級考上最高程度，拿到國際認可的資格。」宏基接過俊明遞過來的木結他，說：「付錢交學費的都是家長，他們安排子女來是要學他們認為是正經的音樂。好像只有你是用自己半工讀賺的錢來交學費。」

「流行的東西，基本上都不會被當成『正經』的事情看待。」他攤開兩手，聳聳肩說：「所以我們沒有教電結他和學玩流行音樂這些課。」

宏基聽說是琴行幾個合夥的老闆之一，但他從來不肯證實。高挺的鼻上架個眼鏡，下頷留有山羊般的小鬍子。他懂得玩好幾種樂器，打從小學開始，年年都在校際音樂節獲獎。雖然他的鋼琴已考取了最頂級的證書，但他說最喜歡彈結他。

也有教琴的老師說過，宏基在大學念商業管理，畢業後在大機構幹活了幾年，之後竟離開了商界，開了這間小琴行。

「鋼琴比賽我可以擊敗許多對手，贏得最熱門的錦標。不過結他的音色像講出我心裡話，和我的感覺共鳴，其他的樂器卻沒有。」他這樣說過。

「你想過做音樂家，一輩子彈結他享受美妙的音樂嗎？」俊明曾經問宏基。

「音樂家？」他搖搖頭，臉上是帶點苦澀的笑容：「以前很年輕的時候曾經想過，現在不會了。」

「為什麼不做音樂家？」

「總之不會了。」宏基輕聲說。

也許大家對結他有類似的共鳴，俊明跟宏基在上課之外也談得來。俊明告訴他加入了同學的樂隊，但沒有樂理基礎，想學多些東西卻無從入手。

宏基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叫俊明不要走開便跑出練習小房間，回來身邊站了一個頭髮猶如清湯掛麵的女孩，寬身的圓領黑毛衣罩在藍色長衫校服上，黑膠框眼鏡蓋住了鼻子和一對大眼睛，肩膀掛個大白帆布袋書包，兩手捧著大堆琴譜久不久調整一下，像怕拿不穩讓掉到地上。

「想學樂理和五線譜，找珍妮就成了！」宏基朝身旁的她伸出大拇指：「珍妮是鋼琴高手，也是這裡最有耐心的導師。」

「不，我不是……」女孩忙把琴譜塞進布袋，搖頭擺手像在否認可怕的指控。

「當然是啦！你是我最得力的導師呢！」宏基說。

「我……我只會教小朋友，他年紀太大……我不懂教。」她指指俊明。

「他其實和你同年，年齡大不了多少，」宏基說：「這裡的學生都爭著要跟你學呢。」

「我其實很惡，老是會罵人偷懶，最凶巴巴的 Miss 也沒有我那般難應付！」她豎起食指，像在模仿在課室教訓學生的老師，但她跟著露出的笑容卻叫人難以相信她的話。

「俊明真的很喜愛音樂，但沒有學樂理，現在要和同學夾 Band 又學新歌，你幫手教他好嗎？」

「你夾 Band？是不是玩電結他、打鼓，弄得很大聲又吵耳那種？」她轉過頭看著俊明，像在檢視實驗室陳列的生物標本。

「打 Band 的確比較大聲。」俊明補上一句：「但也很好玩。」

「我很怕吵耳的聲音。」

「我也是，不過很快便習慣。」

「你會看樂譜嗎？」她轉個話題。

「我不懂看『豆豉』，只會看附上和弦的簡譜，」俊明老實說：「寫的是 1、2、3、4，A minor、G minor，易看快懂。」

「什麼？你不會五線譜？那你怎樣學樂器？」她臉上浮現「不可思議」的疑惑，像在和一個外星人談話。

「主要用耳朵聽，分成小段聽了幾次再跟著練，聽出多少練多少。聽說你們會看譜，耳朵也要很敏銳，不是嗎？」

「耳朵會聽的確重要，但光靠聽怎麼練得全啊？」珍妮睜大一對很圓的眼睛：「聽不清楚的地方不是會漏掉嗎？」

「如果用原裝的唱片或錄音帶會好些，不過我聽的多數是翻版帶，聲音不太清，要聽好多次才分得出那些音是怎麼樣。」

「翻版錄音帶？為什麼你不去聽原裝的呢？」

「翻版帶便宜多了，原裝的價錢很貴，沒錢買。」俊明老實回答。

「你這樣也行啊，佩服你啦！」她收起了剛才的愕然，似是肅然起敬的樣子，不過眼裡還有兩分怪怪的猜疑。

「我只懂得用原始的方法來學，你們受過正統訓練才是音樂專才。」俊明說。

宏基趁機加一把勁說：「對了，珍妮你是專才，就幫他忙吧。」

兩個背著書包的小學生走過，親切地和珍妮講再見，她滿面笑容回應。

「姐姐教音樂是不是很叻？你們快點說。」宏基一手抓住一個，像攔下想溜走的一對小貓兒：「不說不准走。」

「Jenny 姐姐教得很棒，很易明白，又不會罵人。」男孩說。

「我喜歡上 Jenny 的課，她會帶零食給我們。」旁邊的小女孩說。

珍妮把手指放在唇中央，示意不要多說。

「琴行規定在練習室不可以吃東西。」珍妮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像個在上課的老師：「逮住了要罰，對嗎？宏基主任。」

「話是這麼說嘛……」宏基搔搔頭：「不論怎樣，規矩還是要有。」

「我們下次不會了。」小女孩帶著歉意低聲說。

「不用怕，宏基哥哥從來不會罵人。」男孩得意說：「拜拜！」

宏基手裡一鬆，兩個小學生立即像脫了頸帶的小狗般跑開。

「你為什麼要去夾 Band？」珍妮忽然問俊明。

「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我一向喜歡音樂，這幾年學玩木結他唱民歌，跟宏基學些古典結他，現在想嘗試些新的東西。」

「是不是古典結他不好玩了？」

「也不是這麼說，我不懂看樂譜，玩古典進步很慢。」俊明說。

「不懂看譜可以學，古典音樂優美又悅耳，為什麼要轉呢？」

她又拋來一個問題：「你是不是心散呢？」

「我也算專心吧？」俊明點頭說：「不過，也許是欠缺點耐性。」

珍妮看著俊明，沒有說話。

「對我來說，音樂就是音樂，只要喜歡便好，用不著怎樣分來分去。」俊明說：「流行音樂有些也很好聽，又有歌可以唱，多些變化，似乎好玩些。」

「流行音樂嘛，我也……」珍妮欲言又止。

「那還有什麼問題嗎？」宏基插上一句。

「音樂應該是嚴肅的文化和藝術，只想到好玩和喜歡與否是不夠的，」她皺眉頭說：「所謂流行其實代表庸俗，風格古怪又不正經，正如我爹哋媽咪所講，很快便會淘汰掉。」

「但如果不喜歡的話，又怎樣繼續下去呢？」俊明問道。他對這番道理有點不解。

「所以要努力堅持才會成功，不能只憑喜不喜歡來決定。你這樣轉來轉去，其實在浪費時間，你希望會有什麼結果呢？」

俊明感到像在聽訓導主任說話。

「我玩音樂沒想過要有什麼結果。你喜歡古典，也用不著對流行音樂有這麼大的反感，我覺得兩者其實沒有什麼衝突，不是嗎？」面對一連串的質疑，俊明忽然認真起來。

「我要替人補習，沒時間跟你聊了！」珍妮轉身衝出了門口，她及膝長裙下的一雙短白襪黑皮鞋在地毯上跳躍。

宏基聳聳肩，攤開手笑了笑，說：「珍妮就是有性格，不能勉強。」

俊明走出琴行的時候對宏基說，想找地方學電結他，民歌或古典結他都會暫時放下了。

他拍了拍俊明肩膀，說：「你要學的那些，我們這裡沒有教。結他的基本技巧你已經差不多，以後就看你自己的興趣吧。」

俊明經過旁邊一家很有點規模的琴行，裡面有賣流行曲的英文樂譜，他去看過好幾次，但價錢負擔不起。

不懂看樂譜也就靠耳朵聽吧，他在路上邊走邊想。



⚡ 危險的決定

俊明提早來到 Band 房所在旁邊的大街口，等了差不多半個小時，這是他告訴珍妮的會合地點。Band 房在旺角球場附近，怕她找不到，俊明相信這些偏僻的內街不是她平日會去逛的地方。

看看手錶已過了約定的時間好一會，他心裡打定輸數。俊明想如果她有興趣的話，昨晚她應該會打電話來問清楚，或許她不想對一個還是很陌生的人說不，也許她不當這是一回事情，置之不理便算了。也許宏基沒有碰見珍妮，她對今天的事情根本什麼都不知道。

許多的「也許」，都是由於上星期一次無奈的嘗試。

星期五那天，俊明打開琴行裡一個接一個小練習室的門，終於在最尾的一間找到宏基，他頭上戴了一對大大的耳機，雙耳完全包在半圓型的厚墊裡，手抱結他跟隨音樂在彈撥，沉醉在他自己的世界。

「我想找珍妮，她今天會來教琴嗎？」俊明問宏基。

「她今晚好像有學生，但有時會改期。」宏基說：「答案是：很難說。」

「我不是想找她教樂理看譜什麼的，」俊明對宏基說：「我想邀請她加入我們樂隊玩鍵盤，你認為她會有興趣夾 Band 嗎？」我問。

宏基放下結他，嘆口氣說：「不知道，她一向只玩正統古典，其他一律不碰。應該沒有指望，講完了。」

「我們樂隊需要鍵琴手，如果她一起玩會有發揮的機會，也可以試試不同的東西。」

「說的不錯！」宏基說：「她有天份，很早已經在我們這裡開始學琴，水平很高，有潛質、有創意，限在某一領域似乎有點可惜。」

「你可以向她提一下嗎？」俊明向宏基發出請求。他和珍妮不熟，上次碰面談音樂，也好像不怎麼投契。

「她其實曾經講過，也喜歡一些時下流行的歌曲，但不敢玩。」宏基說。

「為什麼不敢？什麼意思？」俊明感到奇怪。

「她父母家教很嚴，不准就是不准。」宏基說。

一般人說年輕人「沒有家教」是很不客氣的話，然而似乎「家教很嚴」也不是好消息，俊明慶幸自己沒有類似的煩惱。

「請你和珍妮講一下，希望至少她來看看，如果不喜歡也沒所謂。」他說，又把星期六下午夾 Band 的時間和地址寫在字條上，說會在街口等她，還加上他家的電話號碼遞給宏基「有什麼問題可以打電話給我。」

「老實告訴我，」宏基站了起來，一臉嚴肅：「你想追珍妮？」

「沒有，我絕對沒有這樣想！」俊明搖著雙手否認。

「真的？」宏基說：「你不怕認了吧？追女孩並不犯法。」

「我真的沒有這想法！」俊明申辯：「我只是為我們樂隊找人幫手而已，完全沒有其他。」

宏基瞪著眼，裝著兇狠的神色說：「如果你騙我，我不會放過你！」

「你可以相信我。」俊明說，舉起右手三根手指，像在發誓。
宏基神情鬆了下來，看了看字條收進口袋。

「我可以試試看，不過什麼也保證不了。」宏基擠出了勉強的微笑，戴上耳機抱起結他，回復平日的溫文儒雅。

「祝你好運。」他說。

從彌敦道來的方向沒有珍妮的影子。所有巴士幾乎都走這條貫穿九龍的要道，下了巴士都要從那邊走過來，似乎宏基說的好運今天不會發生了。

再看手錶，俊明不能再站在這裡呆等下去，反正他沒有告訴傑可能找到人玩鍵琴這回事。他今天一個人出現，也不會令其他人失望。

「嗨！」身後清脆的聲音把他嚇了一跳。

「不好意思，我遲來了，你沒有等太久吧？」珍妮把手裡捧著的東西塞進肩上大帆布掛袋。

「沒有，我才剛到呢。」俊明定下神來，發覺自己言不由衷。

「是嗎？我最不想遲到了，但整天跑來跑去總是趕不上，別人都說我是遲到大王。」

「遲到總比不到好，」俊明老實說：「我還擔心你不會來呢。」

「是嗎？那你為什麼還在等我？」

「我這個人比較固執。」他加了一句：「沒有你那麼聽話。」

「你認為我是個很聽話的人嗎？」

俊明點頭。

珍妮低下頭嘆了口氣，聲音很輕像自語自語：「其實我的固執也和你差不多。」

「你坐哪路的巴士？不是應該從彌敦道那邊的車站走過來嗎？」俊明問。

「我不坐巴士，」她的笑容有點鬼馬，指指後面的街口：「我坐在浮雲上，從天而降。」

「真的嗎？」

她聳聳肩，沒回答。

「對了，我要謝謝你那天買的漢堡飽。」俊明邊行邊說。

「那天招呼我那麼久，害你沒飯吃，算是補償吧。」她說。

「那太麻煩你了，你和你媽咪不是要去繼續買鞋嗎？」

「她上了你公司的寫字樓，我趁機溜去隔壁的麥當勞。」珍妮說：「她和你公司的大老闆很熟。」

「那頓午餐買了多少錢呢？」俊明問：「我應該還你。」

她白了他一眼：「好心你啦，不要那麼婆媽好嗎？」

俊明只好點點頭，想起珍妮的媽媽總是沒有討論餘地的決斷。

這段街道比較僻靜，珍妮今天沒有戴那黑框大眼鏡，穿件鬆身的長袖棉衣，淺杏色長褲和白布鞋，兩隻大眼睛不斷掃視周圍，連跑帶跳繞過車房外面地上的油污。兩個光著上身在修車的年輕人圍著打開蓋的車頭，側過頭送來好奇目光。珍妮加快了腳步，不慎踢翻了橫放地上的一盤子工具。

「對不起，」珍妮平衡身子，慌忙連聲賠禮。

「你 OK 吧？」車房門邊也是光著上身的小伙子聲音雄渾有

勁地回了一句，邁開大步走過來。他一頭及肩的長髮電得捲曲，濃眉大眼，潤潤的嘴巴帶著一派滿不在乎的笑容。

俊明認得他上次背著個電結他和一隊人擋在 Band 房門口，別人叫他做「大威」。

「沒事，沒事。」珍妮急應著退後兩步，像避開地上一堆熾熱火炭般，頭幾乎碰到背後架起來一輛待修的汽車。

「用不著這麼害怕，」大威拿毛巾揩擦胸前和肩膀和了黑亮油漬的汗水走過來說：「你未見過有人出汗嗎？」

俊明伸手將不知所措的珍妮一把拉開，讓她站在背後。

「你不是彼得那隊 Band 的嗎？我記得上次見過你。」大威斜眼看著俊明說：「今天又夾 Band？」

「我也記得你。」俊明回答。

「沒事便好了，我們很快會再碰面。」大威拋開手上的毛巾，拾起地上的工具，回到旁邊一輛擋風玻璃破裂的跑車：「今天我要修這架『波子』，沒空陪你們玩了。」

他像對俊明說話，但兩眼卻離不開珍妮。

珍妮兩手捉緊俊明手臂，快步跑過車房門口，背後傳出其他車房工人帶惡作劇的一陣爆笑聲。

俊明帶她到一幢舊式唐樓前停下。

「Band 房在樓上嗎？」她怯怯地問。

他點頭，指指燈光昏暗的門口。

「上面的人是不是也像那些……」她指指車房，看來心情又陷入緊張狀態。

「差不多，有些可能更加……」俊明回答。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老實呢？」珍妮說：「這樣我會更害怕了。」

「我很抱歉，但我不能騙你。」

珍妮深深吸了一口氣，強作冷靜。

「你帶路吧！」她說。

進了門櫃台不見人，俊明帶珍妮來到上次他們租用的同一間房門口，裡面傳出低沉的音樂聲。從門上的小圓窗看進去，傑和彼得已經在合練結他和鼓的部分，門一打開震耳的聲音像海浪般衝面而來，珍妮立即雙手掩耳，眉頭緊皺。

「幹嗎聲音這麼大啊？」俊明勉強聽見她這句話。

傑和彼得正各自低頭玩得出神，沒有留意有人進來，俊明走到傑的鼓座前面揚手引起他的注意。傑霍地停了猛力的敲擊，彼得也跟著停下，將連接電結他的大型擴音箱音量調低。

「她是珍妮，我找她來玩鍵琴。」俊明說，並向她介紹了傑和彼得，大家帶點腼腆地打了招呼。

「你一向玩些什麼歌？」傑打破了持續了好一會的沉默。

「我平日玩古典音樂，好像巴哈、貝多芬那些，」珍妮像在回答口試：「沒有歌詞，純音樂。」

傑轉頭看著俊明，臉上浮出勉強的微笑，像對他說「你是在開玩笑吧」。

「歡迎你。」彼得展現紳士風度，伸手和珍妮輕巧地握一下。

「古典音樂很高深的呢！」他補充了一句：「我們多數玩流行音樂，英文歌。」

「他有告訴我，」珍妮指指俊明說：「今天我來看看。」

「你想看些什麼？」傑問。

「我從來沒看過別人夾 Band。你們玩什麼，我就看什麼。」

彼得提議玩英國樂隊 Deep Purple 的 *The Gypsy*。他們剛開始練習分段的合奏，有點走板，俊明唱得也很不怎樣，但他們都很盡力玩奏，身上都讓汗水沾濕了。傑趁空檔搓揉兩手，把鼓棍在手指間純熟地迴轉。

珍妮坐在角落兩手掩著耳，直到歌曲停下她才放低雙手。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大聲玩奏才行？」她問道。

「一定要這種音量才行，不然沒有搖滾味道。」傑的語氣很堅定：「其實這首已經不是最吵耳的一首。」

「搖滾樂也有慢歌嗎？」珍妮想到了另一個問題。

「當然有！」傑說。

他們試了 *Soldier of Fortune*，是 Deep Purple 節奏比較慢的作品，歌曲不複雜並帶些搖滾樂少有的傷感。

珍妮坐在電子琴後動也不動，但手不再掩蓋著耳朵。

「怎麼樣？」彼得問。

「這首好些，不算很嘈吵。」

「有興趣一起玩嗎？」彼得提出了問題。

「請暫時不要問我。」珍妮搖手說：「你們繼續玩，就當我不存在，可以嗎？」

傑聳聳肩，點點頭，他們也就不理珍妮，按之前說好作為樂隊開始的幾首曲子，一首一首的夾下去。有些段落不太純熟，出現「炒粉」的地方，不管是誰弄不對了，都一起再來一次，重複好幾遍直至解決問題，比較暢順完成一段。

「夠鐘了，你們要再租一個小時還是怎樣？」房門打開，衝進來是貝麗的聲音。她今天依然一頭長髮紮了一條馬尾，耳下一對大大的圓耳環在搖動。

「我們走了，下星期再來。」彼得解下肩上的電結他。

「今天怎麼啦？你們帶了個靚女來啦？」她看見走出房間暗角的珍妮，像發現怪物提高了音調說。

珍妮瞪了貝麗一眼，低下頭匆忙走過。

「第一次來嗎？叫什麼名字？」貝麗斜眼看著彼得說：「是你的朋友嗎？」

彼得背轉身，把擴音機一排音量旋鈕逐個調低，避開了問題。

「是你的朋友吧？」貝麗轉向傑，傑抬頭看天花板逕自走開，她再看著俊明。

「這樣怕醜怎會來玩 Band 呢？」貝麗又著腰，很不滿意得不到答覆。

俊明無奈地笑笑，腳步已走出房門。

暗暗的走廊外擠了十個八個人，像在等著房間練習夾 Band，長長的頭髮染了顏色或是電成波浪鬢曲，花花圖案的衣服，俊明開始習慣看到這些模樣。

「嘩！斯文靚女啊！」珍妮剛走過他們身邊，有人大聲說。

「怎麼沒聽見過你讚我斯文？」人堆一個女孩話音尖銳地投訴。

「說你斯文嗎？有人相信才怪呢！」另一人回了句，跟著是一陣爆笑。

「怎麼今天你們總是不回答我的問題？」貝麗不肯放棄，跟在他們後面追問。

「她是我們的朋友，」傑說。他和俊明一前一後像護衛般帶珍妮出去，沒理會這批人在後面說些什麼。

傑在櫃台付錢預訂下星期的租費，突然說：「你們先下樓，我一會兒下來。」跟著走進剛才那群人佔用的房間。

俊明不知道傑去幹什麼，彼得快步跑去從門上的小窗看了一眼，跟著示意俊明和珍妮擠進那特小型的電梯。俊明關上木柵開門的時候，聽見珍妮長長抒了一口氣。

「傑在房間裡幹什麼？」俊明問彼得。

「不知道，但看樣子好像和這幫人『講數』。」彼得說。

「講數？是不是電影裡面黑社會的什麼……」珍妮瞪大了雙眼，吃驚地說：「他們會不會『打什麼片』……打起來？」

「你說打架嗎？他們叫『開片』。」彼得更正。

珍妮張開口，說不出話。

「不會的，傑有辦法擺平，你不用擔心。」彼得輕鬆地加上一句。

「對，不會有事的。」俊明也奇怪為什麼自己這樣鎮定。

珍妮手掩嘴巴，沒有再講什麼。

走出大廈門口時，彼得說留下等傑，提議珍妮一起去旁邊的金鳳茶餐廳聊聊，不過她婉拒了。

俊明把兩盒卡式錄音帶遞給她：「我們正在試玩這些歌，主要是英文歌，你可能很少聽，或者未聽過。」

「有樂譜嗎？」

「沒有五線譜，不過裡面兩張紙有歌詞和簡譜，不知道傑從哪裡找來。」俊明加上一句：「我們主要靠耳朵，反覆一邊聽一邊摸索。」

她遲疑了一下，接過盒帶。

「這裡的環境你可能不太習慣，是嗎？」俊明送她到街口，小心翼翼地問道：「我們每星期六都來練習，你會再來嗎？」

其實俊明心裡怕她直截了當說「我以後不來了」。不過他從自己的經驗明白到，早點面對冰冷的現實，勝於陷在不切實際的美麗期望裡。

「要習慣恐怕不容易……」她猶豫了一會：「以後再說吧。」

「不要害怕，大家都是喜歡音樂才來這地方，只是他們可能和你見慣的人不一樣，」俊明多口加了一句：「沒有什麼壞人。」

「如果有，那怎麼辦？」她瞪著眼問。

「我不會讓你遇到麻煩。」俊明說。

「真的？你不要隨口說。」她雙眼瞪得更大了。

「你可以相信我。」但剛說出口，他明白到自己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承諾。

「我今天來了，其實是做了個很危險的決定。」她低下頭。

「不會有人害你，你不用擔心。」他再次作出保證，儘管自覺說服力並不強。

「我說的不是這些……」她像在自言自語。

「我們玩的音樂怎樣？會不會很難聽？」俊明擠出一個問題。

「不是太難聽。都幾好吖……」珍妮的聲音低至幾乎聽不見。

「我唱得怎麼樣？」他鼓起勇氣問：「唱的英文歌詞是不是很怪？」

「你嗎？算 OK 啦……多練習咬字會更清楚些。」她露出溫柔的笑容，像安慰一個危疾病人。

「對……我也知道。」俊明回應著：「你英文『咯咯聲』，可以教我嗎？」

「好，」她爽快地回應：「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

走到路口，她說家裡不方便接電話，不能留下號碼，會讓宏基傳話給他，跟著輕輕一聲「拜拜」便頭也不回走出大街。

俊明回到茶餐廳，傑已在坐在彼得旁邊。他把珍妮剛才的話告訴他們。

「她肯定不會再來。」彼得斬釘截鐵說。

「她不習慣在這些地方出入，不像貝麗那樣。」傑說：「不過我覺得她未必這樣容易便嚇壞，就看她到底想不想了。」

「你講中就好了。像這類的女孩，都害怕走出乾淨潔白的象牙塔。」彼得轉過來問俊明：「你怎麼看？」


「不知道，我不懂猜別人心裡想什麼。如果她願意加入，大家的音樂會好玩些。」俊明說：「她不想來的話，也勉強不了。」

「就這樣簡單嗎？」彼得一臉懷疑。

「對，」俊明說：「就是這樣。」

走出茶餐廳，俊明想起宏基說珍妮的「家教」，這令他有些迷茫，回想自小成長以來到底有沒有家教這一回事……

我們一起的
樂與聲



作者：袁若光 Y. K. Patrick Yuen
編輯：林靜
設計：Spacey Ho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 年 4 月
圖書分類：流行音樂文化／文學小說
I S B N：978-988-8868-41-4
定 價：港幣 98 元正

Copyright © 2024 Yeuk Kwong Patrick Yue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作者保留所有版權及一切相關權益
未經作者書面許可，不得將部分或全文轉載、發表

我們一起的 樂與怒

七十年代香港 Band 仔的小故事

在織夢年代的人，心中總會找到一份熱情，一嘗素願的期待。
知音難覓，別人眼中標奇立異，唯有我行我素，但求奏出心底樂韻。
他們面對分歧和誤解，還有接踵而至的挫折，往往難以承擔。
熱情漸冷，拋開盼望，告別了煩惱，但失去了自己。
然而有人選擇不放棄，繼續勇敢嘗試。
樂章如今畫上冰冷的休止符，人亦不復少艾。
回首散 Band 往事如煙，也無悔當時年輕。

ISBN 978-988-8868-41-4



9 789888 868414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DO}E.

上架建議：流行音樂文化／文學小說
定價：港幣98元正